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國[illegible]

至誠篇第十九 此有八部

述意部 求寶部 求戒部

求忍部 求進部 求定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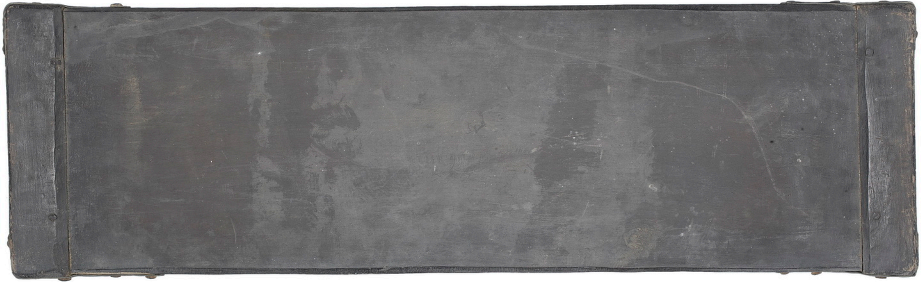
求果部 濟難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誠所感無神弗應大士運心無
機不赴勵己剋意盡未來際所以三
一弘誓莫不忌智相應心靡[illegible]
若同惟越致自非立行重於松筠遂
願逾於金石殞命護持深心救濟弘
道以報四恩有德以資三有此則功
被三祇果圓十地也

求寶部第二

大意經云昔有國名歡樂有居士名
摩訶但妻名梅檀生一子姿容端正
世間少雙墮地便語發善願言我當
布施濟養貧窮父母因名大意至年
十七為眾生故發意入海取明月寶
珠以濟眾生初入海中至白銀城龍
王與明月珠有三十里晝前行獲至
金城龍王與明月珠有四十里晝行



前行至水精城龍王與明月珠此珠
有六千里審復前行至瑠璃城龍王
與明月珠此珠有八千里因後得道
時願我為弟子淨意供養過於今日
令長得智慧大意受珠而去欲還本
國經歷海中諸海神王因共議言我
海中雖多眾珍名寶無有此珠便勑
海神要處奪取神化作人與大意相
見問言聞卿得奇異之物寧可借視
大意舒手示其四珠海神便搖其手
使珠墮水大意自念王與我言此珠
難得我辛得之今為此子所奪非趣
迎卿語海神言我自勤苦經涉險阻
得此珠來汝反奪我今不相還我當
抒盡海水海神知之問言卿志奇高
海深三百三十六萬由延其高無涯
奈何竭之如日終不墮地如大風不
可捉東日尚可墮風尚可捉大海水
不可抒今竭也大意笑答之言我自
念前後受身生死壞敗積骨過於須
彌出其血流過五河尚欲斷之生死之
根今但此小海何足不抒我昔供養
諸佛誓願言今我志行勇猛道決所

洵無難言移須彌山竭大海水終不
退意便一心以器抒海水精誠之意
四天王來助大意抒水三分已二於
是海中諸神皆大振怖共議言今不
還珠者非小故也水盡泥出壞我宮
室海神於是便出衆寶以與大意大
意不取但欲得我珠終不相置海神
知其意感便出珠還之大意得珠還
出本國志意大施自是以後境界無
復飢寒窮乏之者佛告諸比丘言大
意者我身是也阿難白佛以何功德
致此四珠衆寶隨之佛言以昔維衛
佛時大意當以四寶為佛起塔供養
三尊持齋七日是時有五百人同時
共起寺或懸繒燒香或然燈散華
者或供養比丘僧者或誦經講說者
今皆值佛並悉得度
故僧祇律云時海神便作是念假使
一百年抒此海水終不能減乞其許哉
其尊精即還其寶珠時海神為婆
羅門而說偈言
精勤方便力
專精之所感
志意不休息
雖失復還得

求戒部第三 法苑珠林第十七

如雜譬喻經云昔有人名薩薄聞於
外國更有異寶欲往治生而二國中
間有羅刹難不可得過薩薄游行見
市西門有一道人空牀上坐云賣五
戒薩薄問言五戒云何答曰無形直
口授心持後得生天現世能却羅刹鬼
難薩薄欲買問索幾錢答金錢一千
即就受竟語言卿向外國到界畔上
羅刹若來卿但語言我是釋迦五戒
弟子薩薄少時到二國中間見有羅
刹身長一丈三尺頭黃如蘘眼如赤
丁舉體鱗甲更互開口如魚皷鰓仰
接飛鳥蹈地沒膝口熱血流辟衆數
千直捉薩薄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
子羅刹聞此永不肯放薩薄聊以兩
捲扠之捲入鱗甲拔不得出又以脚
蹹頭衝拔復不出五體沒鱗甲中唯
肯得動羅刹以偈語言
汝身及手足 一切悉被羈
但當去就死 跳頭復何爲
薩薄志意猶固以偈語羅刹曰
我身及手足 一時雖被繫

[illegible]

攝心如金石　終不爲汝死

羅刹又語薩薄曰

吾是鬼中王　爲人多力者
從來食汝輩　不可得稱數
但當去就死　何爲自竟語

薩薄更欲罵怒自念此身輪迴三界未曾乞人我今當以乞此羅刹作頓飽食即說偈曰

我此腥臊身　久後相去離
羅刹得我便　慈持以布施
志求摩訶乘　果成一切智

羅刹聰明解薩薄意便生愧心放薩薄去長跪合掌向其謝曰

君是度人師　三界之希有
志求摩訶乘　成佛當不久
是故自歸命　頭面禮稽首

羅刹悔過竟送薩薄至本國大得珍寶又送還家大修功德遂成道迹故知戒力不可思議勸諸行者堅持禁戒還如此人立志勇猛

求忍部第四

如智度論云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死以氣噓人強者　死時龍

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間思惟坐久
疲懈而睡龍法眠時形狀如蛇七寶
雜色獵者見之驚喜言曰以此希有
難得之皮獻上國王以為服飾不亦
宜乎便以杖案其頭刀剝其皮龍自
念言我力能傾國土此一小物豈能困
我我今以持戒故不計此身當從佛
語自忍閉目不視閉氣不喘憐愍此
人為持戒故一心受剝不生悔意既
以失皮赤肉在地時日大熱宛轉土
中欲趣大水見諸小蟲來食其身為
持戒故不復敢動自思惟言今我此
身以施諸蟲為佛道故今以肉施以
充其身後以法施以益其心身乾命
終即生忉利天上畜生尚能堅持禁
戒至死不犯況復於人當寧故犯
又五分律云佛言乃往過去有一黑
蛇若蠚一犢子還入穴中有一呪師以
殺羊呪呪令出穴不能令出呪師便
於犢子前燃火呪之化成火蜂入蛇
穴中燒蛇蛇不堪痛然後出穴殺羊以
角抄著呪師前呪師語言汝還舐毒
不尒投此火中黑蛇即說偈言

我既吐此毒　終不還收之
若有死事至　畢命不復迴

於是遂不收毒自投火中佛言尒時黑蛇者今舍利弗是昔受如此死苦猶不收毒況今更取所棄之藥

求進部第五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世時亦復曾於迦尸國毗提醯國二國中間有大曠野有惡鬼名沙吒盧斷絕道路一切人民無得過者有一賣主名曰師子將五百賣人欲過此路諸人恐怖畏不可過賣主語言但莫怖畏但從我後於是前行到于鬼所而語鬼言汝不聞我名也答言我聞汝名故來欲戰鬪言汝何所能即捉弓箭而射是鬼五百發箭皆沒鬼腹弓刀器仗亦入鬼腹直前拳打拳復入去以右手托右手亦著以右脚蹹右脚亦著以左脚蹹左脚亦著又以頭打頭亦復著鬼作偈言

汝以手脚及與頭　一切諸物悉以著
餘有何物而不著　賣主說偈而荅言
我今手足及與頭　一切財錢及刀仗

諸難物雖入沒唯有精進（第八張）不著汝
精進若當不休息與汝鬪諍終不廢
衆今精進不休息終不捨汝生怖畏
時魔答言今為汝故五百[illegible]各[illegible]
放去

求定部第六

如新婆沙論云魔王遂見菩薩坐菩
提樹端身不動誓取菩提速出自宮
往菩薩所謂菩薩曰剎帝利子可起
此座今濁惡時衆生剛强定不能證
無上菩提且應現受轉輪王位我當
七寶當相奉獻菩薩告曰汝今所言
如誘童子日月辰星可令墮落山林
大地可昇虛空欲令我今不取大覺
起此座者定無是處後魔將三十六
俱胝魔軍各現種種可畏形執持戰
具色類無邊徧三十六踰繕那量俱
時奔趣菩提樹下惱亂菩薩皆不能
得菩薩身心不動踰須彌山也

求果部第七

如雜寶藏經云佛法寬廣深遠無涯
至心求道無不獲果乃至戲笑福不
唐捐如往昔時有老比丘年已朽邁

神情昏塞見諸年少比丘種種說法
聞說四果心生美尚語少比丘言汝
等聰慧願以四果以用與我諸少比
丘蚩而語言我有四果須得好食然
後相與時老比丘聞其此語歡喜即
設種種餚饍請少比丘求乞四果諸
少比丘食其食已更相指麾弄老比
丘語言大德汝在此舍一角頭坐當
與尒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如語而
坐諸少比丘即以皮毱打其頭上而
語之言此是須陁洹果老比丘聞已
繫念不散即獲初果諸少比丘復弄
之言雖與尒須陁洹果然其故有七
生七死更移一角汝當與尒斯陁含
果時老比丘獲初果故心轉增進即
復移坐諸少比丘復以毱打頭而語
之言與尒二果時老比丘益加專念
即證二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
已得斯陁含果猶有往來生死之難
汝更移坐我當與尒阿那含果時老
比丘如言移坐諸少比丘復以毱打而
語之言我今與尒第三之果時老比
丘聞已歡喜倍加至心即時復證阿

法苑珠林卷七 第十張 田

那含果厭故於色無色界愛有漏盡
無常遷壞念念是苦汝更移坐次當
與汝阿羅漢果時老比丘如語移坐
諸少比丘復以皮毱擲打其頭而語
之言我今與汝彼第四果時老比丘
一心思惟即證阿羅漢果得四果已
甚大歡喜設諸餚饍種種香華請
少比丘報其恩德與少比丘共論道
品無漏功德諸少比丘發言讚善時
老比丘方語之言我已證得阿羅漢
果已諸少比丘聞其此言咸皆懺悔
先戲弄罪是故行人宜應念善乃至
戲弄猶獲實報況至心也
又雜寶藏經云若人求道要存誠
相感能獲道果如往昔時有一女人
聰明智慧深信三寶常於僧次請二
比丘就舍供養時有一老比丘次到
其舍年耆根鈍素無知曉時彼女人
齋食已訖求老比丘為我說法彌數
一坐閉目靜默時老比丘自知愚闇
不知說法趣其睡眠棄走還寺時此
女人至心思惟有為之法無常苦空
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即獲初果既得

果已未老比丘欲報其恩此老比丘
審己無知棄他走避倍更慚恥復棄
藏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方自出現
女人旁騎具論上來勞得道果敬讚
供養開辞大恩時老比丘以慚愧故
深自剋責即獲初果是故行者應當
至心若至心者所求必獲

濟難部第八

如僧伽羅刹經云昔者菩薩現為鸚
鵡常處于樹風吹彼樹更相切磨便
有火出火漸熾盛遂焚一山鸚鵡思
惟猶如飛鳥軀止于樹故當反復起
報恩心何況於我長夜處之而不滅
火即往詣海以其兩翅取大海水至
彼火上而灑於火或以口灑東西馳
奔時有善神感其勤苦尋為滅火
又智度論云昔野火燒林林中有一
雉勤身自力飛來入水以水灑林往
返疲乏不以為苦時天帝釋來問之
言汝作何等答曰我救此林愍眾生
故此林蔭育處居日久清涼快樂我
諸種類及諸宗親皆悉依仰我有身
力云何不救天帝問言汝乃精勤當

至哉時維言以死為期天帝言誶為

安詮即自立誓我心至誠信不虛者

願火即自滅是時淨居天知雖弘誓

即為滅火始終常哉不為火燒 云後人益

有言頌[illegible]之曲言[illegible]

頌曰

志誠拖氷雪　太息波洲迳　歲聿皆採擭　精誠求施戒　結侶同共遠　商人不顧死　求寶踰大海　寄言求道者

暮齒遭系擒　悲哉人代拘　冬晚耀嚴括　忍精定慧畔　勝地心相符　羅刹未能逾　神怖捧明珠　立志報非虛

感應緣 [illegible]

內本合[illegible]略[illegible]一十四[illegible]

晉明帝殺力士合玄

楚熊渠夜行射石

楚干將莫耶藏劍

宋韓馮妻康王奪

宋伏萬壽念觀音

宋顧邁念觀音

宋沙門慧和念觀音

宋韓徽念觀音

宋彭子喬念觀音

趙沙門單服松春石

唐董雄念觀音

唐沙門道積諫志

唐沙門法誠經驗

唐比丘尼法信經驗

晉明帝殺力士含玄玄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斫之必令即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始絕尋後見玄絳冠朱服赤弓丹矢射之持刀者呼曰含玄緩我少時血死（出幽明錄還冤志）

楚熊渠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鏃羽下視知其石也復射之矢摧無跡漢世復有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為之開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

楚干將莫耶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其劍有雄雌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為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

曰出戶（法苑珠林七）望南山松生（此山木）石上劍（國）在其背（文）
於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楚王大怒
使相之劍有二雌雄雌來雄不來王
怒即殺之莫耶子名赤比後壯問其
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為楚王作
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
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
背於是子出戶望南不見有山但覩
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即以斧破其
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楚王夢見
一兒眉間廣尺欲報讎王即購之千
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
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
耶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
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為
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
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
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楚王大
喜客曰此乃是勇士頭也當於湯鑊
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
爛頭踔出湯中躓目大怒客曰此兒
頭不爛願王自臨視之是必爛也王
即臨之客以劍擬王頭墮湯中客亦

自擬巳頭頭復墮湯三首俱爛不可
識別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宋時大夫韓憑取妻而美康王奪之
憑怨王囚之論為城旦妻密遺憑書
繆其辭曰
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而
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
臣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
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
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其妻乃陰腐
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下左
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
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
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之塚相望
也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塚合
則吾弗禁也宿昔之間便有文梓木
於二塚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以
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
雌雄各一常棲樹上晨夜不去交頸
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
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今睢陽
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存焉 搜神記

宋伏萬壽平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
廣陵為衞府行叅軍假說反州四道
初過初江渚之時長波安流至中江而
風起如前晴又極暗莫知所向萬壽
先奉法對至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
無間息俄尒與船中數人同覩北岸
有光狀如村火相與喜曰此必是歐
陽火也迴舡趣之未旦而至問彼人
皆云昨夜無然火者方悟神力至芳設
齋
宋顧邁吳郡人也奉法甚謹為衞府
行叅軍元嘉十九年亦自都還廣陵
發石頭城便逆湖朔風至橫決風勢
未弭而舟人務進既至中江波浪方
壯邁單船孤征憂危無計誦觀世音
經得十許徧風勢漸歇浪亦稍小既
而中流屢聞奇香芬馥不歇邁心獨
嘉故歸誦不輟遂以安濟
宋慧和沙門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宋
義嘉之難和猶為白衣疑劉胡部下
胡嘗遣將士數十人值諜東下和亦
預行行至鵲渚而值臺軍西上諜衆
離散各逃草澤和得竄下至新林外

會見野老衣服縷弊和乃以兒替待
褶易其衣提籃自擔若類田人時諸
游軍捕此撒諜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
答對謬略因被笞掠登將見斬和自
散走便常誦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
祈懇彌篤既而軍人揮刃屢跌三舉
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
精業
宋韓徽者未詳何許人也居于枝江
其叔幼宗宋末為湘州府中兵昇明
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東下湘
府長史庾佩玉阻甲自守未知所赴
以幼宗精武殺之戮及妻孥徽以兒子
繫于郡獄鐵木竟體鉗梏甚嚴須考
畢情當將悉誅滅徽惶迫無計待期
而已徽本嘗事佛頗諷誦觀世音經
於是晝夜誦經至數百徧方晝而鏁
忽自鳴若燒炮石瓦爆炸之聲已而
視其鏁濯然自解徽懼獄司謂其解
械遽呼告之吏雖驚異而猶更釘鏁
徽如常諷誦又經一日鏁復鳴解狀
如初畸吏乃具告佩玉玉取鏁詳視
服其通感即免釋之徽今尚在勤事

殊至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十八張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
簿事太子沈文龍建元元年以罪被
繫子喬少年嘗出家未雖還俗恒
常誦習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
稍急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計
唯至誠誦經至二百餘徧疲而晝寢時
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臥有湘西
縣吏杜道榮亦繫在獄乍寐乍寤不
甚得熟忽有雙白鶴集子喬屏風上
有頃一鶴下至子喬邊時復覺如美
麗人形而已道榮起見子喬雙械脫
在腳外而械檘猶在焉道榮驚視始
畢子喬亦寤共視械咨嗟問子喬有
所夢不喬曰不夢道榮如向所見說
之子喬雖知必已尚慮獄家疑其欲叛
乃解脫械檘更著經四五日而蒙釋放
與族兄踵親識子喬及道榮聞二人
說皆同如此
趙沙門單或作善字道開不知何許
人也別傳云燉煌人本姓孟少出家
欲窮棲巖谷故先斷穀食初進竟
三年後服鍊松脂三十年後唯時吞

小石子石子下輒復斷酒脯雜菜體
最風寒唯啜樹蕾氣力微弱而膚色
潤澤行步如飛山神數試未曾傾動
仙人常來意亦不耐每齧蒜以却之
端坐靜念晝夜不眠久在抱罕石虎
建武二年自西平迎來至鄴下不乘
舟車日行七百餘里過南安度一童
子爲沙彌年十三四行亦及關既至
居于照德佛圖棠服縷弊背膊常袒
於屋內作棚閣高八九尺上織菅爲
帳禪于其中絶穀七載常御雜藥
有松脂茯苓之氣善能治目疾常周
行墟野救療百姓王公遠近贈遺累
積皆受而施散一毫無餘石虎之末
逆知其亂乃與弟子南之許昌升平
三年來至建業復適番禺住羅浮山
蔭臥林薄邈然自怡以其年七月卒
遺言露屍林裏弟子從之陳郡袁彦
伯興寧元年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
登游此岳致敬其骸燒香作禮
唐貞觀年中有河東董雄爲大理寺
丞少來信敬蔬食十年至十四年中
爲坐李仙童事主上大怒使侍御韋

隋稍開皇之因禁數十人大理丞李
敬玄司直王旅同建此堂雄與同屋囚
鏁連念普門品同得三千遍夜坐誦
經鏁忽自解落地雄驚告析玄
共視鏁匠全在地而鉤鏁相離數尺
卿告守者其夜監察御史張守一宿
直入命史開鏁以火燭之見鏁不開而
相離甚怪又重鏁紙封書上而去雄
如常誦經五更中鏁又解落有聲雄
又告析玄等至明告敬玄視之封題
如故而鏁自相離敬玄素不信佛法
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為胡神所魅而
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
之咎方知佛為大聖也時析亦誦八
菩薩名滿三萬遍晝鏁解落視之如
雄不異其事臺中內外具皆聞見不
久俱免（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河東安邑縣
人也俗姓相里名子才既莅玄門更
名道積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苗裔
矣昔子產生初執拳而出啓手觀之
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焉父宣極廓有
大志用好學該富宗尚嚴君積早習丘

然神氣爽烈博通經論大小洞明成
丕道俗並潤朱藍結宗無訓迷途遍
合而深護煩惱重惜識兼尼眾歸依
初不引領每請眾曰女為戒首聖典
常言佛度出家損滅正法尚以聞名
浮心況復面對無染且道貴清點不
參非濫俗重遠嫌君子攸奉余雖不
違請遵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沒齒未
登余閾語請不聽入室斯則骨梗蒙
邑清道高路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
是沙門曾澄滿初於普濟寺創營大
像百丈萬功幾登其一不卒此願而
澄早逝鄉邑耆艾請積繼之乃惟大
像造之未成也引七貴而崇樹之修律
十年靡莊都了道俗慶賴欣喜相并
初積受請之夕寢夢崖傍見三師子
恭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寤惟
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貫珠自滿
又喻時施不窮其運潛開功成斯在
即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彌勒大像前
今猶存焉其寺蒲阪之陽高爽華博
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嶸
四合上坊下院赫奕相臨園禮田疇

周環術就小而成大成積之功極空
樹有皆積之力而繁衣蔬食輕財重
命普救般贍進靜歸閑為而不恃時
處幽隱天懷抗志頓絶人世不令而
衆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儀射其玄寂
龍居上宰欽其令問頻[illegible][illegible]表刺史
杜楚容知人之重造展求法其感動
柔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擾閙河東
通守堯君素鎮守蒲城偏師肆暴
時人莫敢竊視也欲議諸沙門登城
守固敢諫者斬玄素同憂無能得者
積憤歎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
乃盛衰法無隆替天之未喪其文斯
在且沙門塵外之賓迹類高世何得
執戈擐甲為御侮之卒乎遂引沙門
道琛神素等歷階屬色而詩曰今道
閒之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覩死若
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可甘
心計城之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
之運也豈在三五虛怯而能濟乎昔
者漢欽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干木舉
國大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常
以合靈祇恐納不祥之地可敢布腹

心願深國之無冝空肆一朝自傾劣
後為天下笑也貧道等但依聖誡言
行道禮誦為國崇福冝益百姓神鬼
護助寧可索頭與頭仍為本願必縱
以殘生遍充步甲者則不知生為何
生死為何死積陳此語傍為寒心素
初聞諫重積詞氣厲但張目直視曰
耶因捨而不問放還本寺後知其屈
異哉值斯人乎何為心氣太重之壯
詣積陳懺堯素以殺戮無度騁其毒
心加又擧意輕陵雖復當時獲褒而
禍作其兆卒為城人薛宗所害但積
性剛勇志決不迴遇逢瞋忿動為魚
宍既出家後呵責本緣挫拉元情轉
増和忍歲登耳順此行彌隆習與性
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
日終于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積云
疾前無可自知將委告門人曰吾今
七十有五年今年矣其徒曰師六十
九矣何遽爾乎告曰死生往來吾不
懼也且吾將年七十刺史劉吾增為
六歲斃其命在旦夕冝深勉勵視吾
所行又曰經不聞乎世實危脆無常

强者去祭二日鍾不發聲迹後始稽
衆咸哀歎慕惜平時
唐終南山悟眞寺釋法誠俗姓樊氏
雍州萬年縣人幼小出家止藍田王
孝寺事沙門僧和爲師和亦鄕族所
推敬奉比聖晉有人欲害夜往其房
見門內猛火騰焰幷帳遂即追悔和
性潔無染人或弄之密以羊骨水洗
令飲和素不知飲便嘔吐其靈感若
識爲若此也誠奉佩訓勗每誦法華
用爲常式法華三昧翹心奉行將沐
中表溫恭朝夕夢感晉賢勸書大教
誠曰大乘也所謂諸佛智慧般若大
智於卽入淨行道重覲亟二令書入
部般若香堂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
南橫嶺造華嚴堂陻山閬谷列棟開
甍前對重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
瞰雷霆實奇觀也又竭其精志書寫
受持弘文學士張孝靜者是張璝父
時號銀鉤罕有加勝乃請至山令受
戒潔齋洗淨身口含香汁身服新
衣默靜長途寫經紙別不盈五數誠
德美具暴令精好靜利其花貝竭力寫

之終部以已誠每燒香供養在其案

前點墨之閒心緣目覩略無遺漏故
其翹心鐫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
入堂中棲回毀衛下至經案復上香
鑪攝足往看目然馴狎久之翔逝來
年經了將事興慶鳥又飛來如前馴
擾鳴唳哀亮貞觀初年復畫千佛鳥
又飛來登上匝背營齋供慶日次中
吾不感矣將不嫌諸穢行願施輕薄
致使無徵言已欻然飛來旋環鳴囀
入香水中奮迅羽毛浴已便遶前後
呈祥重疊難述誠素善筆工鄉曲
知聞出巖惡路經僧妙爵自寫令誦
嘗誠筆也又自寫法華正當露地因
手抱函欲以收筆忽屬洪雨滂注溝
澗走往看之案獨乾燥餘並流波嘗
却偃橫松遂落懸溜未至下澗不覺
已登高岸不損一毛信知經力又青
泥坊側有古佛龕周氏瘞藏今猶未
出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既發掘開
脩獲金龜像年月積久並悉剝壞誠而
修理道俗稱善斯並冥術之功自誠門

發靈貞觀十四年夏末忽感疾
自知將世願生九品衆乞文
修淨佐曾捨報不許衆宣指月宗
明相得觀無故語曰欲來但今來候
歌傍侍人曰吾聞諸行無常有識
往九品往生此言驗矣今有量相
又在門外吾今去世尒等好住佛相
延戒無得有虧後致憂悔也言已出
見光明照于檻內又聞異香芬芬而
至但見端坐儼思不覺其神已逝時
年七十有八誠之誦業一夏法華斷
三百徧餘日讀誦兼而行之猶獲兩
編業有人客要須與語言非經慶訖
不共他言略計十年之功一萬餘徧
[illegible]
[illegible]
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誦
法華經訪工書者一人數倍酬直特
為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熏
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外加一竹
筒令寫經人每欲出息輒含竹筒吐
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殷
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衆
講法華經以此尼經本精定遣人請

之尼固辭不與法端責讓之尼不得 [illegible]
已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唯見黃紙
了無文字更開餘卷悉皆如此法端
等慚懼即送還尼尼悲泣受之香水
洗函沐浴頂戴遶佛行道於七日夜
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字如故知抄
寫殊加潔淨比來無驗只為不殷右
[illegible]記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